

吳祖光散文選



编 集 说 明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要为我印一本散文选集，我有必要在这里把这五十五篇短文作一简单的说明。

一九四六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后台朋友》是我的第一个散文集，这里的《睡与梦》、《自疚》、《迎春》、《小城春色》、《寒夜思家》、《饭馆生气论》、《后台朋友》、《〈后台朋友〉序》等文选自本集；其中《睡与梦》是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写的，其余都写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四川流浪途中。

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世界晨报》发表专栏散文《海堂集》，这里的《〈海堂集〉序》、《第一封情书》、《偷钱》、《自行车》、《溜冰的故事》、《乌龟的生活》等文选自本集。同在这年，我在上海与我的老伙伴丁聪一起主编一本带有彩色插图的文艺刊物《清明》杂志，只出版了四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这里的《〈清明〉题记》、《断肠人在天涯》等文选自本刊。

此外，《重见天窗》、《贞节牌坊》、《梦见紫荆树开花》、《宵禁解除之夜》、《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的几本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选出的。前四篇文章都无可避免地触及当年上海的一些政治情况。相形之下，《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乃是一篇完全不同格调的游戏文章；所以选进这个集子，是由于这个本不是演员的唐云旌同志已于年前因病逝世。云旌笔名大郎，乃是一位天性纯挚、真诚、热情的好人；他写的抒情、记事的短文，清新明丽的旧体诗才华横溢，世所罕见；其中容有源自逝去时代的陈词旧调，而其才思自不可及。我把这篇

小文留在这里，是为了永远怀念这位最重友情的可爱的老朋友。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两年多的时间我为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晚报》的重庆及上海版主编过两年多的副刊。其间或结合当时的情景，或为版面的需要，我写过为数不少的短小文章；写完随便想一个笔名发表，事隔三十多年，全部淡忘了。最近一位年轻同志来访，谈到她为了收集我的散佚稿件，找到了《新民晚报》上海版的一篇写于一九四六年夏天的署名短文《水里的人民》；当年灾况袭上心头，但是看来也只能找到这一篇了。

《除夕思亲》等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那两年我专职作电影导演和编剧，很少写文章。

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回到北京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做了不是自愿的电影导演整整八年之久，其间我写了几十篇文章，大部分都是接受各种报纸杂志的约稿，几十篇文章中大半又都是有关戏剧的内容。这里选集的从《北京的天桥》到《三百年来旧查楼》，则大半不是涉及戏剧的文章，但却大都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而在一九五七年那场飞来的横祸之中，不少的文章受到了批判，被指斥为是向党和人民进攻的炮弹。尤其是《雾里峨眉》、《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相府门前七品官》是被重点批判的比“鹤顶红”还毒的大毒草。当然，大毒草之为毒也尚远不止此。我之为罪，罪及妻孥，我的全家为此付出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痛及身心的沉重代价。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今年我得到了几家出版社的通知，提出要出版我的散文和有关戏剧方面的文集。收集这些零散发表的文章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然而这时我得到了一本一九五七年对右派分子吴祖光进行批判而在内部印发的《吴祖光言论汇编》，除刊印了我的十多篇文章之外，还附录了一份“解放后所写文章的目录”。在这不足八年的时间里，目录中的文章竟达八十篇之多，看来也不会是没有遗漏的。写了这么多，连我自己也觉难以想象。我想，这也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例，现在就不可能

再组织这样的力量来收集我过去所有写过的文章了。

一九五八年初我去了北大荒。一九六〇年底，我经过将近三年的劳动改造，自觉在思想上与三年前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回到北京。改造三年，依然故我，心底里不免感到对自己的失望与难以排遣的哀愁；虽然在不久之后组织上就给了我有限度的信任，安排我编写戏曲剧本的任务。在那三年当中我写了约为六七个京剧剧本。短文章就写的很少了，现在只记得香港《文汇报》邀我写过一篇纪念她创刊十四周年的文章。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只有写当时最能给我们全家增添快乐的我的小女儿双双，就是这里的《女儿篇》。

从那以后，“京剧革命”、“文化部整风”，接着的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就文艺而言，全国尽墨，而又一片空白。

十年劫后，天日昭苏，但是大地回暖还是经过了一段过程的。这期间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又是由于香港的约稿——给《大公报》写的《骑车小记》，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天。直迄于今，转眼四年过去了。

前面说过，我写的短文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另一种则是被约甚至被逼而写，譬如，居然会给烹饪杂志写了一篇《谈吃》，被逼之苦可想而知。而我是一个十分耳软心活的人，一个从来不忍拒人好意，不会不识抬举的人；可是这样一来，债永远还不清了。要写剧本的计划拿起来又放下，好象也永远完不成了。

我的文章实际上是杂乱无章，其原因盖在于此。这和我的兴趣太广、幼稚好奇也有关。这个选集的标准并不是从文章的质量上来考虑的，因此有的篇章水平很低不成样子，但也收进来了。

还有另一个意义；近些年来，我发现某一些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同志有任意删改来稿的习惯。我不是说编辑没有删稿改稿之权，有些改动在文章发表之后能看得出应删应改的原因。但更多的时

候却丝毫看不出为何而改，甚至于改得文理不通，用辞不当，教人啼笑皆非；而事先既不打招呼，事后也不予置理，这就真是只能留下遗憾了。读今年第十九期文艺报，姜德明同志的一篇大作《读〈被删小记〉之后》，得知被删被改者即当代大家如茅盾、巴金、孙犁等同志亦所不免，那末我又何牢骚叫屈喊冤之有哉？回想起我也曾经作过报纸和杂志编辑，我从来不对约请来的稿件妄加删改，必须改动时一定征得作者的同意，要他同意改比不改好才改。记得在解放前的旧社会，我出版的约十几个剧本、一个散文集和发表的文章未曾有过一个字的修改。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也想不起有过什么删改文章的情况。现在这样对待作者的方式不知是否也属于十年内乱的后果？由于我在这方面敝帚自珍、度量狭小，所以不得不说这么几句。这里就得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容许我发表的是未经过修改的文章。我有多少缺点、错误、浅薄和幼稚都得以展览在读者面前，从而求得批评和指正。而今天能够出版这个文集，也说明了我们的祖国进入了一个三十年来所未有的创作自由、思想解放的新时代。让我在这里表示一下我衷心的喜悦，也是必要的。

作 者

1981.12.18于北京

DF 54/07

目 录

编集说明	1
睡与梦	1
自疚	5
迎春	10
小城春色	12
——记一个逝去的春天	
寒夜思家	17
饭馆生气论	19
重见天窗	23
贞节牌坊	25
后台朋友	28
《后台朋友》序	38
《清明》题记	41
《海棠集》序	43
第一封情书	44
偷钱	46
我的自行车	49
溜冰的故事	51
梦见紫荆树开花	53
断肠人在天涯	56
——花街行	
宵禁解除之夜	60

乌龟的生活	63
水里的人民	65
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	66
除夕思亲	71
北京的天桥	74
雾里峨眉	80
寻春小记	90
昆明山歌	96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98
春来	101
相府门前七品官	105
雍和宫的春天	108
三百年来旧查楼	113
——“广和剧场”的故事	
女儿篇	120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十四周年而作	
骑车小记	126
话说《沁园春·雪》	128
《闯江湖》后记	132
《新风霞回忆录》后记	139
不要仗势欺人	145
——说说京剧《三打陶三春》的社会意义	
讨人欢喜	150
——怀念画家张正宇	
三十七载因缘	154
——小记丁聪兄	
万里长城断想	161
《枕下诗》自序	166

三十年抒怀	168
“蛻”辨	173
——读报偶记	
训子篇	176
哭赵丹	185
戏剧化丹青	187
——为《董辰生京剧人物画集》而作	
谈吃	190
喜雨	194
“秦娘美”	199
——记秦 怡	
长岛观日出记	204
怀念程砚秋先生	209
——《御霜实录》序	
怀念老舍先生	211
——《老舍剧作全集》序	
怀念父亲	220
——《故宫二十五行魅影录》序	
论昼寝	226

睡 与 梦

人活一辈子，睡觉差不多占了半辈子，睡觉对于人生的关系真是够密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了就睡，一连好几个月地睡下去；而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总是睡着去的。睡觉的舒服，安逸，永远占据着人们享乐的最高点。最值得称颂的是它不用金钱，也不讲势力，无论老幼贫富，贤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怜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个睡眠。在睡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里，富翁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儿恋爱成功，穷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觉是一件大事，同吃饭一样重要，比结婚更为重要。

睡觉根本是一种原始的享乐，所以并不十分需要现代化的装置，自然柔软的弹簧床是会使人适意，然而我们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乐趣，象史湘云醉眠芍药榻就是一个最俏皮而又富于诗意的睡觉；这样谁能说这碧绿如茵的草地不比弹簧褥子更温软？醉人的春风不比天鹅绒的被子更轻柔？更何况树枝上的小鸟唱着催眠曲，小河里淙淙的水声送来酒也似浓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节三等火车里，开始着一个辽远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车里的灯光是惨绿的颜色，每一个旅客都觉得非常疲倦了。那时从深夜的人堆里，忽然传来一声冗长而沉重的呵欠，这一声呵欠影响了全车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温软的床铺，立刻觉得眼皮发涩，头发重，心发沉。随后鼾声大起，纷纷睡去。张嘴者有之，歪头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

光怪陆离，万象毕陈。总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虽然车里空气坏，椅子硬，没有床铺。

人家说：“睡中别有天地，谓之睡乡。”睡乡就是梦境，梦是什么？现代的心理生理学家的解释，说是一种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我们且撇开不谈，我只觉得梦是超乎现实的另一个人生，象《仲夏夜之梦》所表现的那么美的大同世界；它比苍蝇的翅还要轻，比空气还要空灵，比月光还要美丽，忽明忽灭，不可捉摸。《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是一个虚无的幻想，一个迎着阳光五彩的水泡，一个阴阴的暗影，一颗侵晓花茎上晶莹的露珠，一道倏然一现随即瞥然而逝的电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梦多半是最甜蜜的，我们白天得不到的东西，作不到的事情，往往在梦中就得到了，作到了。譬如说：心里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之想之，神魂颠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梦神有灵，就把某人送来了。自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最煞风景的就是在这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是掉到沟里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来，“适可而止”。梦尽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连作梦都是如此。

纵使是如此空虚的梦，都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贾宝玉想梦见林黛玉，不惜卑躬曲节，焚香净手，祷告神灵，冀得梦中一亲颜色；而结果纳头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梦边儿也没有沾到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何等凄凉的情绪了。

虚无的梦有时也会改变了现实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梦》。《南柯梦》的主人在黄粱未熟的短短的时间内，竟跑到梦中的南柯国里，去作了几十年的东床驸马；尝尽了悲欢乐，享尽了富贵荣华。梦醒时，他起了无限感慨，因此而参透了人生；于是

居然青灯一盏，皈依佛门。梦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相隔千万里的朋友，可以在梦中相处一堂，几十年的光阴可以在梦一闪而过。梦之于人生，是非莫辨，虚实不分，离奇恍惚，不着边际。

古人有：“人生如梦”与“浮生暂寄梦中梦”之类的话。是的，人生本是一个梦。睡乡的梦境不过是梦中之梦，大梦之中的小梦而已。人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大梦的开始；死去就是梦的终结。世界本就是一个广大的梦境，我们就是这梦中的人物。其中的贵贱贫富，喜怒哀乐，不过是这梦境中的遭际；有的作着轰轰烈烈的梦，有的作着庸庸碌碌的梦，有的作着幸福的梦，有的作着可怜的梦；有桃色的梦也有灰色的梦。纵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被梦境所支配，象真事似的，为梦境所苦，为梦境兴奋。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梦将醒的时候，那一个不托着腮帮子，低着头，闭着眼，心里想着那几十年的过眼云烟，有如一梦呢？诸葛亮在高卧隆中之时，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他自命以为自知平生，先觉大梦；以睡觉为唯一的消遣。然而他终于接受了三顾茅庐之请，到茫茫人海之中作了一个角逐者，尽数十年的心力于残酷的争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所谓人中之龙，所谓高士。然而他终于逃不脱这梦的支配。啊！这人生如梦！这梦也似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滴，“庭芜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这时候的景色。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棂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也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饮水词》里有一句说得最好，道是：“还睡！还睡！解道醒

来无味。”假如我们真觉得这世界是无味的话。那末大家都睡吧！到睡乡中去找寻更美丽的梦境，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梦里去寻求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于南京

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这篇短文，展读一过，百感交萦。一年来的艰苦遭际，让我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个荒唐梦，大有昨非而今犹不是之感。我发誓不再作梦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于重庆

自 疚

是星期天，想着父亲该没有上办公厅，该是在他的宿舍里的，一个星期没有看见父亲了，便去看他。

天是阴的，虽然没有风，但是那阴森森的晓寒却要侵进骨髓似的尖厉。把大衣领子翻起，扣紧，露在外面的脸同插在袋里的双手还是一阵一阵的冰凉。路上因为几天阴雨，泥泞满街，走过那么长的下坡路，几乎把我滑跌了。

早上起来时，头就有点晕，心里也闷得难过。想着我也许要生病，但是一路跟寒冷同泥泞挣扎，走到父亲那里时，也就把这不舒服忘记了。

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正伏在他的大书桌上，低着头画画。我推门进来，他只把眼睛从镜片上瞬了我一眼，便又继续画下去。我叫了声“阿爸”就在他对面坐下了。

父亲画的是窗外雨后的芭蕉：老的芭蕉叶渐渐枯萎黄落，但是新的幼芽却在它的护翼之下森森茁长；这小小的芭蕉正象征了宇宙间“新陈相生”的原理。芭蕉画完了之后，父亲除去把这点意思写成小序之外，还题了一首诗：

秋霖一夜湿芭蕉，
生意葱茏满树梢；
不为凋零伤老大，
殷勤犹自护新苗。

父亲搁下了笔，努嘴向我示意。我便把那张画用图钉钉在墙

上。父亲立远几步，端详了半天，才回头真正地看到了我。

他用手把眼镜挪了一下，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说：“有点头痛。”我才又想起自己的不舒服来。

父亲说：“这张画好么？”

我说：“好。这首诗也好。”

父亲却已经去床背后的茶几上拿了另一张白纸，铺在桌上，预备画第二张画了。

坐在父亲对面，除去听见父亲的画笔在纸上移动，发出轻微的响声之外，真是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父亲画画时是不大说话的，我也想不出话来说，静寂里便隐隐地头又痛了起来。

我站起身来，说：“阿爸，我回去了。”

父亲说：“不舒服吗？”

我说：“有点难过，我浑身没有力气，想回去睡一睡。”

父亲才抬起头来，说：“好。明天来不来？”

我说：“要来的。”便向外走了。

父亲也走到门口，说：“既然不舒服，坐个轿子回去吧。”接着又说：“走好了。”

我答应着，走出了父亲宿舍的大门，转过了那段泥湿的小巷子，又是一层层的上坡路了。头越发沉重起来，回头见身旁正停着一乘轿子，便讲好了价钱坐上去了。

坐上了轿子，我便闭起了眼睛，想起一会儿回到住处，睡他一天，也许会好过点儿吧？耳边却又听得淅淅沥沥地响了起来，睁眼看时，雨又下起来了；寒冷更阵阵地逼来，轿子正在爬上一个很陡的高坡，轿子走得很慢，听见轿夫气喘得“呼呼”地，路真是滑，又是这么高的坡子。

“左手！左手！”为了对面过来了人，前面的轿夫喊了起来。

听见他喊，嘶哑的，气促的噪音，才引得我注意地看他；马上，象被针刺了一下子，心便也一下子抓紧了。

那轿夫是个老年人，身材虽然高大，然而背已经弓了起来，棉袄褪到了肩下，从颈子直到背脊的皮肉，已经变成了烤焦了的红薯皮的颜色；现在被轿杆的横木紧紧压在上面，陷下一条深深的沟，从紫黑的皮肤之下透出一片猪肝似的红色来。

脖颈上面，轿夫的头，那白色稀疏的头发，毫无隐蔽地闪进我的眼睛。天啊！那是我熟悉的，常常在我心中荡漾不去的，父亲的头发啊！同父亲的头发一样的白头发啊！

天上的雨就这样无情地落在老人的白头发上，再从头发上一滴一滴地流下身上去；然而他似乎并没有被雨淋着的感觉；他的负担太多了，他要一口气爬上那两百级的高坡，他要防备满地的泥浆会把他连同那轿子整个滑跌，他要不时很细心地移动轿杆搁在他肩背上的地位，以免不能支持；而最主要的是他——这六十来岁的老人——却负荷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的整个的重量啊！

在年轻人的无数的耻辱中，这又是一个多大的可耻啊！为了有一点头痛，我就该坐轿子？这薄弱的理由掩不住我心中的惭愧；而把我，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放在这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这才是给我的真正的讽刺。我知道我又作错了一件事，我又犯了一次罪；这错处，这罪过，是用什么语言或行动，都不能洗刷的。

我很该马上叫轿子停住，马上跳下来，但是我真是连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那一声声的喘息，正象一下一下给我的鞭打。而轿夫已经挣到了最后的一层石阶，轿子放下了。

我木然下了轿，看见前面的老人转过身来，满面通红，整个的头上冒着热气，劳役温暖着他的全身，但我也已不复感到天气的寒冷，是心中的愧悔在燃烧着我。

老人用手抹一抹额上的汗和雨水，带着一副动人怜悯的笑，说：“高升点儿嘛，路硬是不好走啊……”

我茫然地听着他的话，茫然地伸手到衣袋里拿钱给他；我只有

十几块钱了，没有更多的钱了，我看也不曾看，便全给了他，那是带着无限的待罪的心情的。

老人接了钱，略一检视，便说：“道谢了，道谢了。”他看见我正要横过马路，便又说了一句：“走好了。”

离开父亲的宿舍时，父亲亦曾经这样说“走好了”的，老轿夫的声调里，有着与父亲同样的关切，那是只有叫年轻人更增加惭愧同羞赧的啊！你值得诅咒的，可耻的年轻人！

走到马路当中的时候，又一乘轿子横过我的面前，两个轿夫抬着，另一个换班的轿夫在后面急步跟随，这是顶“公馆轿子”，是阔人坐的；当中坐得四平八稳的，却又是个年轻人，穿着灰色的大衣，身上围着毛毯，头上戴着“丝绒”礼帽，口里衔着一支大烟斗的。

不用说，他坐着满舒服，然而我刻骨铭心地憎恶着他，正如同憎恶我自己一样，如同我憎恶一切的“坐轿子”的青年人一样。

走过了马路，我站定脚，不由得又回身去看那老人；看见他两个又抬着轿子在同另一个行路人讲价钱了。我现在才看见后面的一个轿夫，也是一个老年人，白头发的。

我们还停留在“人抬人”的时代之中，是“以非为是”的时候，我们天天会看见无数的车轿抬着人满街走；在习惯上，生活当中，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不会有人为它而激动的。但是我在期待着那真正平等的一天，为了我们在抗战，抗战的目的是引我们走到一条光明的路，合理的路去的。

如同雨后的芭蕉，枯黄的老叶子翼护着新芽的茁长，而从来不抱怨自己的辛苦。这两个老轿夫，一切的“老轿夫”，不是正以自己的血汗来养育他的妻儿家小吗？他安于这苦役，乐于这艰辛，卖一天的力气，得到一天的报酬，他便心满意足了。他从不觉得这是太过份的劳累，他也从不想到那一天是他再也负担不了这重量的这一天。

转过了那段墙垣，我便将从此再不见到这两个老人了，然而正象创痕留在身上的永不可磨灭，我永不会忘记我今天所受到的教训；又象新茁的幼芽不会忘记黄叶的殷勤卵翼，老年人的恩德将永无止境地润泽着，熏沐着下一代的成长。呆望着那老轿夫隐去的远方，惶愧中我也感到了温暖。

可敬的老人啊！接受这个负罪的青年人的祝福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庆